

理论探讨

引用: 孙悦, 夏泽华, 刘沁源, 等. 基于刘河间命门相火说与孙一奎动气命门说论治消渴的比较学研究[J]. 陕西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5, 48(4): 47-54.

基于刘河间命门相火说与孙一奎动气命门说 论治消渴的比较学研究

孙悦¹ 夏泽华¹ 刘沁源¹ 黄辉^{1,2,3}✉

(1.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31; 2. 安徽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38;

3. 安徽中医药大学新安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安徽 合肥 230038;

4.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徽学中心安徽中医药大学分中心, 安徽 合肥 230038)

摘要: 刘河间为金元寒凉派医家, 孙一奎为明代新安固本培元派代表医家之一, 该文以两位医家的著作及相关医案为依据, 基于刘河间“命门相火”说与孙一奎“动气命门说”探究二者对消渴的病因病机及治法方药。发现二者对消渴病因病机阐述的分别为燥热郁闭、命门火衰, 二者临床治疗消渴的处方用药特色, 刘河间以宣通玄府、寒凉滋阴为主; 孙一奎治疗肾消以温补下元为主。对其处方用药进行数据分析, 挖掘用药规律并印证两家的论述, 于今日临床多有裨益。

关键词: 刘河间; 孙一奎; 命门; 三焦; 消渴

中图分类号: R25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1340(2025)04-0047-08

DOI: 10.13424/j.cnki.jsctcm.2025.04.006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Treatment of Xiaoke Based on Liu Hejian's Theory of Ministerial Fire of the Life Gate and Sun Yikui's Theory of Life Gate and Dynamic Qi

SUN Yue¹ XIA Zehua¹ LIU Qinyuan¹ HUANG Hui^{1,2,3}✉

(1.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Anhu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Hefei 230031, China;

2. Schoo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hu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Hefei 230038, China;

3. Key Laboratory of Xin'an Medicin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hu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Hefei 230038, China;

4. Sub-center of Huixue Research Base, Ke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Base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hu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Hefei 230038, China)

Abstract: Liu Hejian was a representative physician of the Cold and Cool School of the Jin-Yuan dynasties, while Sun Yikui was a key figure of the Ming dynasty's Xin'an School, which emphasized consolidating the root and nourishing vitality. This study compares their theories and clinical practices in the treatment of *Xiaoke* (consumptive thirst), based on their medical writings and related case records. Liu Hejian's approach is rooted in the theory of “ministerial fire of the life gate”,

基金项目: 2020 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徽学中心高校协同创新项目(GXXT-2020-037); 中央财政安徽中医药“北华佗、南新安”传承创新项目(2022BHTNXA02); 新安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2022XAYX01); 安徽省高校优秀传承创新团队“新安医学传承创新团队”(2022AH010037); 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202110369080)

✉通讯作者: 黄辉, 教授。E-mail: huanghui.6@163.com

attributing the pathogenesis of *Xiaoke* to dryness, heat, and obstruction. In contrast, Sun Yikui's "dynamic qi of the life gate" theory sees the condition as stemming from decline of ministerial fire and deficiency of kidney yang. Their therapeutic principles and prescriptions also differ: Liu advocates opening the orifices and nourishing yin with cooling herbs, while Sun emphasizes warming and tonifying the lower origin to treat kidney-related *Xiaoke*. Through data analysis of their prescriptions, this study explores patterns of medication use and validates their theoretical positions, offering valuable insights for contemporary clinical practice.

Key words: Liu Hejian; Sun Yikui; life gate (Mingmen); triple burner (Sanjiao); *Xiaoke* (consumptive thirst)

消渴始见于《黄帝内经》,有着不同的名称,如“消瘴”“消中”“鬲消”等不同的名称。“命门相火说”“动气命门说”分别是金元医家刘河间和明代新安医家孙一奎首次提出的影响深远的命门学说,且都为消渴的治疗提供了理论指导。因此,对两位医家的学说以及处方用药进行研究,对现代中医药治疗消渴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刘素素,字守真,世称刘河间,北宋末年生人,金元著名医家,寒凉派创始人,提出“六气皆能化火”“五志过极皆能化火”的理论,著有《黄帝素问宣明方论》^[1]《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2]《素问玄机原病式》^[3]《三消论》^[4]等著作。刘河间对消渴有着独到的见解。金元时期,肾消的论治出现分歧,有医家不辨证便盲目使用温肾之法治疗肾消,为纠正这一弊端,刘河间基于“命门相火说”,主张消渴均由燥热弥漫三焦而致,提出了以宣通三焦燥热、滋阴降火为治疗大法治疗消渴。

孙一奎,字文垣,别号生生子,生活于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新安医家固本培元派代表人物,著有《医旨绪余》^[5]《赤水玄珠》^[6]等。孙一奎与刘河间看法不同,主张燥热仅会导致上消与中消,下消则是由下元虚冷所致。当时《局方》盛行,自刘河间提出当以寒凉之法治疗消渴后,一些医家矫枉过正,治疗消渴偏执苦寒。针对这种局面,孙一奎基于“动气命门学说”,强调了“治肾消常宜温补肾气”。

笔者以两位古代医家的著作及相关医案为依据,对“命门相火说”与“动气命门说”及其消渴证的病机分析、治则和用药的异同进行比较研究,以期对消渴的临床诊治提供一些新的参考。

1 命门相火说与动气命门说的异同

金元刘河间的“命门相火说”是基于《难经》与杨上善所注《太素》而提出的,主张右肾为命门,属火,并与三焦相火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他在《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中言“左肾属水,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右肾属火,游行三焦,兴衰之道由于此,

故七节之旁,中有小心,是言命门相火也。”其中右肾为命门这一观点与《难经》^[7]三十六难“其左为肾,右为命门。命门者,精神之所舍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其气与肾通。”所述一致,但《难经》并未言明左肾右肾的属性。命门即为小心,这个说法则是从杨上善所注之《太素》中理解而来。刘河间将命门解释为“为手厥阴包络之藏,故与手少阳三焦合为表里,神脉同出见手右尺也。二经俱是相火,相行君命,故曰命门尔。”认为命门与三焦互为表里,将相火归于命门所主并与包络、三焦相联系,即相火为命门功能之表现,藉包络、三焦以温养全身,使得各脏腑得以维持正常的功能活动。《素问玄机原病式》中亦云:“《难经》言心之原,出于太陵。然太陵穴者,属手厥阴包络相火,小心之经也。”关于刺太陵穴《玄珠》中有言“此泻相火小心之原也。”太陵即太陵,位于七节之傍,中有小心,是言命门相火也,中有小心的部位,即刘河间所理解的命门穴,刺太陵可泻相火,这里是从穴位的角度,说明了命门与相火不可分割的关系。

明代孙一奎把太极学说作为自己立论的哲学基础和普遍原理,将太极说、内丹命门说与《难经》命门说融为一体,以原气太极来说明命门动气是先天未分(不可分)之阴阳,由先天而生成后天已分(可分)之阴阳,进而阳变阴合而化生其他脏腑^[8]。故“动气命门说”认为,命门为两肾之间的动气,非水非火,为坎中之阳,为生命之根本。孙一奎也是引经据典阐述自己的命门观,并且对刘河间“命门相火说”提出了质疑。他在《医旨绪余》中将太极之理与命门理论相结合,认为人是万物中之一物,亦具太极之理,在人诞生之初,生生不息之动气就是先天之太极,由此发明了“动气命门说”。书中指出“夫二五之精,妙而合凝,男女未判,而先生此二肾,如豆子果实,出土时两瓣分开,而中间所生之根蒂,内含一点真气,以为生生不息之机,命曰动气,又曰原气,禀于有生之初,从无而有。”关于命门的属性与作用,《医

旨绪余》中有言“命门乃两肾中间之动气,非水非火,乃造化之枢纽,阴阳之根蒂,即先天之太极。”“肾间动气者,人之生命,五脏六腑之本,十二经之根,呼吸之门,三焦之源。”意在强调命门的作用为人生命的动力,为人之根本,没有阴阳、水火、脏腑之分,属于坎中之阳,是两肾之间的一股阳气。其依据是“若为属水、属火、属脏、属腑,乃是有形质之物,则外当有经络动脉,而行于诊,《灵》《素》必著之于经也。”命门若有阴阳、水火、脏腑之属性,必有对应的经络,但古籍并未记载。另一方面,孙一奎以铜人图命门穴在两肾之间而非右肾为依据,重新解读《难经》观点“越人曰肾间动气者,人之生命,五脏六腑之本,十二经之根,呼吸之门,三焦之源。”否定左肾右命门观点。然而命门动气要发挥生命本源和动力的作用,离不开三焦相火的推动与运行。孙一奎对命门、三焦、相火的看法与刘河间不同,他主张“命门不得为相火,三焦不与命门配”“三焦为元气之别使”,他认为是命门元气的失调造成三焦元气失调从而导致疾病的产生^[9]。《医旨绪余》中云:“包络有护持之功,三焦有承宣节制之效。何以见?盖营卫出于三焦,而所以营于中、卫于外,大气搏于胸中以行呼吸,使脏腑司其职,而四肢百骸奠定者,孰非相火斡旋之功哉?”这就说明了命门提供原气,通过三焦的承宣节制,形成了相火,而呼吸、脏腑、四肢等能够维持正常活动,皆是相火的推动。

刘河间与孙一奎对于命门的见解有着许多冲突的地方,主要从命门的位置、命门的属性、命门与三焦、相火的关系这三个方面体现。主要的不同点见表 1。

表 1 刘河间与孙一奎命门观的主要不同点

医家	命门的位置	命门的属性	命门与三焦、相火的关系
刘河间	右肾	火	命门即为相火,三焦为命门相火行使功能的途径
孙一奎	两肾之间	无阴阳、水火、脏腑之分,为肾间动气	命门提供原气,在三焦的承宣节制下形成相火

归纳而言,刘河间以左肾属水,右肾属火,右肾为命门,命门藉包络、三焦以温养全身,且与相火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由此可知命门属火。而孙一奎认为,命门为肾间动气,非水非火,为坎中之阳,不可以火论。

2 两说消渴病因病机比较

刘河间“命门相火说”贯穿着上消、中消、下消的病因病机论述与指导用药,而孙一奎“动气命门说”只应用于肾消。

2.1 刘河间命门相火说论消渴的病机 刘河间在《黄帝素问宣明方论》中将消渴归为燥门,且认为上消、中消、下消皆热之所致,其中“狂阳心火燥其三焦”他在《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中云:“消渴之疾,三焦受病也。”由此可以看出其以消渴为三焦之病,而三焦与命门的关系密不可分。他认为,右肾属火,游行三焦,可以将三焦理解为命门行使功能的一种途径,命门的相火妄动,燥火热炽三焦,因而造成上、中、下三焦的津液亏损,发为消渴。

刘河间还分别解释了上、中、下消的成因。关于上消他在《黄帝素问宣明方论》中曰:“燥干者,金肺之本,燥金受热化以成燥涩也,兼火热致津液耗液而损血。”在《三消论》中曰:“心移热于肺,传为膈消。”即上消是由肺燥热伤津耗液而致,肺热是心火移于肺所致;关于中消,在《黄帝素问宣明方论》中曰:“狂阳心火燥其三焦,肠胃燥热怫郁,而水液不能宣行也,周身不得润泽,故瘦悴黑黄也。”在《三消论》中说“脾气热则胃干而渴,肌肉不仁,发为肉痿。”即中消是由胃肠燥热、腠理壅塞而致,并解释了消渴为何会导致多饮与消瘦,同时解释了消渴为何会多饮多尿。《黄帝素问宣明方论》解释说,多尿为燥热导致胃肠不能宣行水液,而非下焦虚冷,“而燥热消渴,然虽多饮,亦必水液不能浸润肠胃之外,汤不能止渴,徒注为小便多出,俗未明,妄为下焦虚冷,误人多矣。”《三消论》曰:“盖燥热太甚,而三焦肠胃之腠理,怫郁结滞,致密壅塞,而水液不能泄,浸润于外,荣养百骸,故肠胃之外,燥热太甚,虽复多饮于中,终不能浸润于外,故渴不止。小便多出者,为其多饮,不能渗泄于肠胃之外,故数溲也。”即三焦燥热,腠理闭塞,水液不得外泄,只能从肠道以小便的形式排出。

关于肾消,刘河间在《三消论》中论述了形成的具体原因“叔世惟言肾虚不能制心火,为上实热而下虚冷,以热药温补肾水,欲令胜退心火者,未明阴阳虚实之道也。夫肾水属阴而本寒,虚则为热,心火属阳而本热,虚则为寒,若肾水阴虚,则心火阳实,是谓阳实阴虚,而上下俱热,明矣。”他认为,肾消是肾阴虚不能制约心火而致的上下俱热证,而非下元虚冷。

这里刘河间对肾消病因病机的论述,可以从两方面体现出刘河间所主张的“命门相火说”:一是命门与心的关系;一是左肾与右肾的属性。刘河间认为,肾与心二脏是导致肾消的主要两个脏腑,而在“命门相火说”中命门与心也是紧密联系的两个脏腑。《素问玄机原病式》中曰“然右肾命门小心,为手厥阴包络之脏,故与手少阳三焦,合为表里,神脉同出,见手右尺也。二经俱是相火,相行君命,故曰命门尔。”手厥阴为心包所属经,刘河间认为命门与心包的功能一致,且与三焦经相表里。命门与三焦,包络一同,遵循君主之官的命令,温养全身。而且他认为“君相虽为二火,论其五行之气,则一于热也”即命门与心本质皆为热,这与他认为肾消是上下俱热证的观点是一致的。另外,《三消论》中反驳了一个观点:若肾虚不能制心火,当为上实热而下虚寒之证。正是因为刘河间主张左肾属水,右肾属火,肾虚当为肾水不足,命门之火无所制约,所以他不认为肾消是下元虚寒,而是表现为热。

2.2 孙一奎动气命门说论肾消的病机 导致上消、中消的原因,孙一奎同意刘河间观点,两家皆认为系燥热所致;而导致下消的原因,孙一奎认为是下焦虚冷,“命门动气”(早期著作中称“肾气”)不足,三焦相火衰微。他首先论述了小便的形成原理“若腰肾气盛,则上蒸炎热,气化成精气,下入骨髓,其次为脂膏,又其次为血肉,其余则为小便,故小便色黄,血之余气也。”产生小便需要“肾气”(指“命门动气”)的蒸腾。接下来孙一奎以制饴、造醋、酿酒、做果脯和“釜底有火,蒸笼濡润”的类比推理,阐释了消渴尿甜和口渴多尿的基本病机。他在《医旨绪余》中说道“若腰肾既虚冷,则不能蒸化谷气,尽下为小便,故味甘不变,其色清冷,则肌肤枯槁也。犹如乳母,谷气上泄,皆为乳汁味甘。消渴病者,下泄皆为小便,皆精气不实于内,则小便频数也。”“常须暖补肾气,饮食得火力,则润上而易消,亦免干渴之患。”即若肾虚冷,肾的功能不足,则命门提供的原气不足,三焦相火无法维持脏腑的正常活动,无法将脾胃化生的水谷精微物质蒸腾至全身,就像火力将热气蒸腾至整个蒸笼一样,火力不足便无法将热气蒸腾至蒸笼上部,因为三焦相火无法将谷气化解为精气,且不能上达身体上部,而是流于下焦,故尿甜尿频。上、中、下三焦功能不足,均会导致消渴。如口渴多

饮,《医旨绪余》中解释道“又肺为五脏华盖,若下有暖气,蒸则气润;若下冷极,则阳不能升,故肺干而渴。”此为上焦水津不布而渴。尿甜尿频是因为下焦元气不足,火力衰微,导致中焦无法腐熟水谷,化生精气。

这一观点与其“动气命门说”相一致,认为命门的作用是作为原动力,支撑着身体的功能活动。孙一奎“动气命门说”认为,命门是人之生命,五脏六腑之本,十二经脉之根,呼吸之门,三焦之源,是生命的根本动力,通过三焦形成相火,推动生命活动的进行;而治肾消的论述中认为肾气作为一种动力来源,鼓动三焦,使肺能够正常地输布水液;使脾胃能够正常地化气为精,而后精成为骨髓、膏脂、血肉,同时肾气蒸腾人体内的水液,使之浸润人体各部。

2.3 从命门相火说与动气命门说论消渴病机的异同 消渴病机的论述主要的不同点在于肾消,刘河间认为肾消是上下俱热证,孙一奎认为肾消是下元虚冷。其中既有纠正前人不辨证就妄投温补或寒凉之剂的原因。这也有二者对命门属性不同认识的原因。刘河间主张左肾属水,右肾属火,肾虚则肾水虚,无水制命门相火,心火旺盛,自成上下俱热证,为实证。孙一奎主张命门为坎中之阳,下元虚寒无法化气为精,为虚证。但是从命门的功能来看,两者又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刘河间认为,命门通过三焦,甚至玄府以行使功能,而燥热郁闭三焦、玄府,水液无法布散。三焦为散布于胸腹腔的脏腑间隙,属于宏观之津液运行通道,玄府在结构上承接三焦,属于微观之津液布散通道^[10]。孙一奎认为在肾间动气鼓动三焦相火参与人体营养物质的转化时,动力不足而致三焦火衰,气不化精,谷气下流。肾居下焦主水液通过肾中精气的气化作用以三焦为通道,将精气输送到全身,从而促进体内津液的输布和排泄以维持体内津液代谢的平衡^[11]。总的来看,二者都认为消渴是由在命门行使功能时受到阻碍,三焦无法正常输布津液导致的。

3 两说治则用药比较

3.1 基于命门相火说治疗消渴的治法用药 刘河间主张以宣通玄府、寒凉滋阴法治疗消渴。

3.1.1 宣通玄府 刘河间认为,三焦与玄府(或称腠理)的关系密切。在上文论述的多饮多尿病机中,正是因为三焦燥热,而使玄府郁闭,水液无法宣

行于肠道以外的脏腑,故直接从肠道排出,因其他脏腑也没有水液浸润,故多饮。玄府是三焦的“终末结构”,其形态大小较三焦更为微观,三焦通过其灌注元真之气以荣养全身组织。谷气源于中焦,元气始于命门,皆经历三焦,而终达玄府^[12]。三焦是命门行使功能的途径,玄府为更加细微的终末结构,命门相火妄动、三焦燥热、玄府郁闭是消渴的主要病机,故宣通玄府是主要治疗方法之一。刘河间主张辛甘寒合用,辛能润燥,甘可散结,寒可胜热。根据《易经》“燥万物者,莫燥乎火。凡物燥则坚也”之论,他在《三消论》中曰:“辛能散郁、散结、润燥。辛者,金也。金主散落,金生水故也。况抑结散,则气液宣行而津液生也。”“甘能缓苦急而散结。甘者,土也。燥能急结,故缓则急散也。”如刘河间使用蜜煎生姜汤,辛甘润肺以治上消。其《素问玄机原病式》曰:“且如一切怫热郁结者,不必止以辛甘热药能开发也,如石膏、滑石、甘草、葱、豉之类寒药,皆能开发郁结,以其本热,故得寒则散也。”人参白术汤是代表方剂,方中当归、葛根、肉桂、石膏皆为辛味兼甘味药,行气宣通、缓急散结以开腠理、行津液;寒水石、石膏为辛寒之药;滑石为甘寒之药。在辛甘寒的基础上,刘河间也用苦法,原因是辛苦二者辛开苦降在玄府幽微处复气之升降出入,使玄府通,气机达,怫热散^[13]。

3.1.2 寒凉滋阴 刘河间主张三消皆热之所致,故寒凉滋阴同样也是治疗大法。刘河间治疗三消的方法可高度概括为“泻心火、除胃热、补肾水”^[14]。刘河间主张以平为期,也即补虚泻实。其《三消论》曰:“其为治者,泻实补虚,以平为期而已矣。故治消渴者,补肾水阴寒之虚,而泻心火阳热之实,除肠胃燥热之甚,济一身津液之衰,使道路散而不结,津液生而不枯,气血利而不涩,则病日已矣。”此外,刘河间认为寒凉药亦可解阳气怫郁,他用“以其本热,故得寒则散也”来解释其原因,即寒药在开通郁结后,热气向外透散,汗随热出而疾病向愈。同时也表明了辛热药中投以寒药的用意在于可以辛凉解表,开发郁结,宣散怫热^[15]。

上消的病机为“心移热于肺”,气津两伤,故治法为泻心火阳实,典型的方剂为麦门冬饮子,方中麦门冬、知母、葛根、瓜蒌根清热生津;五味子、生地黄补肾滋阴;人参、茯苓、甘草健脾益气。

《三消论》曰“大肠移热于胃,善食而瘦。”《黄帝素问宣明方论》曰“又如胃膈瘴热烦满,饥不欲食,或瘴成消中,善食而瘦,或燥热郁甚而成消渴,多饮而数小便。”治疗方法为“宜下之,至不欲饮食则愈”,此处的“下”为降胃火,胃火降则燥热除。常用方剂为猪肚丸,将黄连、瓜蒌、麦冬、知母这些清热降火生津的药物纳入猪肚内,猪肚的作用为补脾益气,再将其蒸熟,捣烂加蜜为丸。此方既生津泻火,又益气养阴。

刘河间认为肾消是上下俱热症,治疗方法为寒凉滋阴、温补下元、分清泌浊。寒凉滋阴的方剂有绛雪散、人参散等。二者均使用了黄芩清热泻火,人参散中使用了大量的泻火保津的药物,如栀子、连翘、大黄、石膏、寒水石等。但刘河间治疗肾消不拘于寒凉,治肾消大病时,使用八味肾气丸加减。这是因为消渴之病,相火既起,必煎灼津液,伤阴耗气,故治疗当救相火所伤,顾护正气,滋养阴液。肾气丸以熟地黄为君,可补五脏阴血;其味转苦为甘,为阴中之阳,故亦可补肾中元气^[16]。刘河间也于秋冬在葛根丸中添加附子以温肾阳。这是因为刘河间虽一直强调消渴为燥热所致,但究其缘由,一是因为其主张命门相火论,人体内有易于妄动的相火;二是为了纠正前人之弊,纠正不辨证,见肾消便一味地温补下元。并非认为肾消不可使用温补下元之法,相火妄动,伤津耗气,亦损伤命门元气,也可因时制宜,以附子温补命门。他在《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中论述下消的治法“治法宜养血肃清,分其清浊而自愈也”。以茴香散为代表方,治疗“肾消病,下焦初证,小便膏如油”。

3.2 基于“动气命门说”治疗消渴的治法用药 孙一奎使用温补下元法治疗消渴主要是应用于肾消。上消与中消的治法用药与刘河间类似,以清热生津、滋阴降火为主。治疗肾消时,《赤水玄珠》曰“亦是端本澄源之意。上中既平,不复传下消矣。”这充分体现了中医治未病的思想。其治疗肾消以温补肾气为主。这是因为命门衰微作为慢性疾病的最后发展阶段,与五脏六腑的衰弱尤其是肾有密切的关系^[17]。他在《医旨绪余》中提到了一则病案,该患者患消渴后,前医以苦寒药投之,但病情持续恶化,孙一奎改变了治疗方法,用肾气丸加桂心、五味子、鹿角胶、益智仁,患者服此方半月后,患者病情好转。分析其用药可知,肾气丸温补肾气,桂心引火归元,

五味子补肾固肾,鹿角胶和益智仁温肾益精,用的大多是温肾阳的药物。其中桂心引火归元,温补命门,治病求本,充分体现了动气命门说在治疗肾消时的指导意义。正如《赤水玄珠》中引用张元素的一句话“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则便溺有节。壮水之主以制阳光,则渴饮不思。”与这句话高度相符的还有孙一奎以温酒服六味地黄丸治疗肾消,以温酒服下药物起到引火归元的作用,六味地黄丸的作用是补肾阴,即“壮水之主”,其中亦具阴中求阳之理,与孙一奎所认为的命门为坎中之阳的属性相符合。孙一奎在治疗肾消时也不仅仅着眼于温补之法,使用特殊的药对如生津甘露饮子、甘露膏等均用升麻与桔梗以升提血气,也是其特色治法,这与孙一奎认为肾消是谷气下流的观点相合^[18]。

3.3 二家治疗消渴的处方用药规律挖掘 刘河间与孙一奎均在其著作中记载了许多治疗消渴的处方与方剂,且各有独特之处,故本文分别对二家治疗消渴的处方用药进行初步的规律挖掘,以印证二家对消渴病因病机及治则用药的论述。

3.3.1 处方来源 刘河间的方剂主要来源于其著作《素问玄机原病式》《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及《三消论》,以消渴为关键词查找相关方剂。孙一奎的处方与方剂来源于《赤水玄珠》《医旨绪余》《孙文垣医案》,以肾消为关键词查找相关方剂与处方。

3.3.2 纳入标准 (1) 刘河间所使用的主治为“膈消”“上消”“中消”“下消”的方剂;孙一奎所使用的主治为“肾消”的方剂与处方。(2) 包括作者自创方剂、处方及引用至著作中的方剂。(3) 处方不限剂型,汤剂、丸剂、散剂、丹剂、酒剂等均为纳入对象。(4) 处方记录完整、清晰。

3.3.3 排除标准 (1) 主治为“肺消”但症状描述不属于消渴者。(2) 纳入治疗肾消范围内但主治为上、中二消者。

3.3.4 数据规范化 以《中国药典》^[20]为标准,对中药名进行统一规范化处理。如瓜蒌根、天花粉合并统计为天花粉;铅丹、黄丹合并统计为黄丹;麦冬、麦门冬合并统计为麦冬;赤石脂、白石脂由于性味功效不同予以分别统计。另外有一些《中国药典》与中药学中无记载的,参考原著对其定义。

3.3.5 建立数据库 利用 Excel 软件建立消渴处方数据库,由2人分别录入数据,完成后交叉核对,不

一致处查看原文讨论解决。

3.3.6 数据分析 利用 Excel 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包括:(1) 中药频次统计:是对中药的使用频次进行统计。(2) 中药属性统计:是对中药的四气、五味、归经进行统计。

3.3.7 结果 对刘河间治疗消渴方剂的中药五味统计分析发现,甘、苦、辛味药物的分布频率与比率排序分别为第一(25次、32.47%)、第二(19次、24.68%)、第三(16次、20.78%),药味雷达图如下。结果与其使用宣通玄府的治疗消渴的理论一致。见图1。



图1 刘河间治疗消渴方剂的中药五味雷达图

对刘河间治疗消渴方剂的中药四气统计分析发现,结果显示药性为寒、微寒的药物分布频率与比率排序分别为第一(18次、39.13%)、第四(5次、10.87%),药性雷达图如下。结果与其使用寒凉滋阴治疗消渴的理论一致。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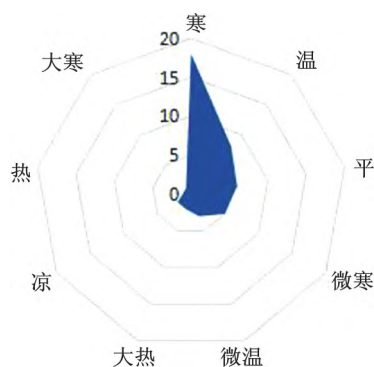


图2 刘河间治疗消渴方剂的中药四气雷达图

对孙一奎治疗肾消方剂与处方的中药五味与四气统计分析发现,结果显示药味为甘、辛的药物分布频率与比率排序分别为第一(31次、39.24%)、第二(17次、21.52%);药性为温的药物分布频率与比率排序为第一(11次、24.44%)。药性与药味雷达图分别如下。《医旨绪余》曰:“气之厚者,为阳中之

阳,气厚则发热,辛、甘、温、热是也”。结果与其使用温补之法治疗肾消的理论一致。见图 3、4。



图 3 孙一奎治疗肾消方剂的中药五味雷达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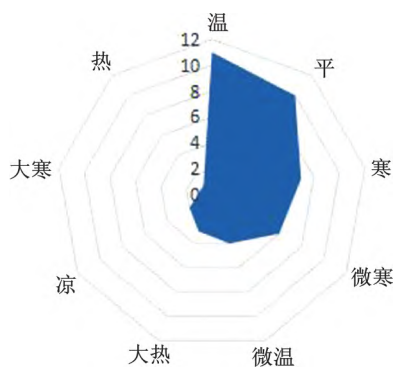


图 4 孙一奎治疗肾消方剂的中药四气雷达图

对孙一奎治疗肾消症方剂的中药归经统计分析发现,结果显示归经为肾、肺、脾的药物分布频率与比率排序分别为第一(25 次、20.33%)、第二(22 次、17.89%)、第三(20 次、16.26%),归经雷达图如下。结果与孙一奎主张恢复三焦的功能以治疗消渴的观点相同。见图 5。



图 5 孙一奎治疗肾消方剂的中归经雷达图

3.4 基于不同命门理论治疗消渴治法用药的异同
刘河间与孙一奎治疗消渴的主要不同点在于肾消,刘河间主张以寒凉滋阴的方法治疗;孙一奎主张

以温补下元的方法治疗。治法用药的主要不同点见表 3。但刘河间在书中所载的方剂中也有肾气丸,一些方剂中同样也有温热之品。这更说明了二者强调的肾消的病机与治法,是为了纠正前人之弊,而在治疗方面,他们融合了自己的理解,但也没有摒弃先贤的宝贵经验,将自己的临床经验与先贤的结合起来,以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这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善于思考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表 2 刘河间“命门相火说”与孙一奎“动气命门说”
对消渴治法用药的主要不同点

	治法	用药
刘河间	上、中、下三消均使用宣通玄府、寒凉滋阴的治疗大法	使用辛、甘味药物宣通玄府;寒性药物清热保津
孙一奎	上、中二消使用清热生津的方法,与刘河间的治法类似;肾消使用温补下元的方法	使用辛、甘味药物及温性药物温补下元,同时肺、脾、肾三脏同治,恢复三焦功能

4 讨论

刘河间“命门相火说”主张燥热郁闭三焦导致消渴,通过以辛甘之药宣通玄府,寒凉药物清热滋阴治疗消渴;孙一奎“动气命门说”主张下元虚冷导致肾消,通过温补之法固本培元治疗肾消。

刘河间与孙一奎对于命门、消渴的病因病机以及治则用药的观点截然不同,但本质却有相似之处。从二者对命门的不同理解来看,方莉^[19]认为,刘河间命门相火与孙一奎动气命门之间的“相火”与“动气”二者并无本质的区别,其说法不同是因比较对象及角度不同而致。命门内寄相火而属阳是与肾主水而属阴相比较,动气命门的气是相对于精血而言。朱震亨曰:“火内阴而外阳,主乎动者也,凡动皆属于火。”因而相火也是人之动气。笔者认为,是二者的侧重点不同,在刘河间提出命门属火的观点时,也并未否定命门作为原动力,对生命活动的推动作用,从他对命门藉包络、三焦以温养全身的论述可以看出;而孙一奎在提出命门非水非火时,也说明了命门本质属阳,对人体的作用是偏于阳气的。鉴于刘河间倡导“火热论”与“六气皆能化火”,他强调的并非命门本身的火热特性,而是人体内相火易于妄动,病性多偏于火热,在用药上多偏于寒凉;新安医家孙一奎属于固本培元派医家,故强调命门作为人之根本的动力作用,在用药上偏于温补命门。根本稳固,疾病才有可能痊愈,而人的整体是阴阳平和的状态,因此人之根本,不可能偏向某一状态。

虽然两家的治则不同,但刘河间所记载的治疗肾消的方剂中也有肾气丸,许多方剂中也有温热的药物,孙一奎也引用了刘河间的胡粉散等。丁光迪^[21]认为,与其说刘河间强调命门属火,不如说他更注重的是一个“精”字,注重的是阴阳平和。刘河间是寒凉派的创始人,他所强调之火,是病理之火,是妄动的相火。少水不胜多火,必然要重视于“精”,使阴阳和平,自有裨益。黄英志^[7]指出刘河间使用寒凉药物非指以甘寒之药滋阴清火,实指以寒凉之药泻火保津,所以只适用于肾虚而兼实热的标本虚证。这体现了刘河间治疗肾消是辨证施治,所以刘河间虽论命门,但更加注重的是人体的平衡,而不是一味地清热寒凉滋阴,根据辨证的结果进行治疗。孙一奎也并没有因为刘河间与自己的主张不同而选择不引用其方剂。从二家对消渴病因病机的论述来看,均认为命门与三焦相火的功能异常导致了消渴,故治疗的重点都在恢复命门与三焦相火的功能上,刘河间主张宣通三焦,孙一奎主张鼓动三焦相火。

纵观历代医家治疗消渴,多以清热润燥、养阴生津为主,同时根据消渴兼证及并发症灵活地选取活血化瘀药、利水渗湿药等其他药物为主^[22]。刘河间与孙一奎所开创的独特的治疗方法,对于现代临床治疗消渴有着一定的启发。如杨辰华^[23]以开通玄府,清热润燥为原则,以《伤寒论》白虎加苍术汤为基本方,随证化裁治疗消渴取得较好疗效。李磊磊等^[24]从中医运动圆的角度来看,认为消渴火不归原的根本病机是人体自身的圆运动被打破,气化运动失衡,治疗应从人体圆运动的思想入手,恢复人体气化运动,这与孙一奎的想法一致。吴长汶等^[25]认为消渴等病因为脾之玄府郁闭,饮食气味不能入于脾,则滞留胃腑,五味能入脾,而不能出于脾者,即不但化不成精微以滋五脏,反成浊邪壅遏在脾,致“甘邪”内生,更使脾气不运,愈加郁闭不出。将其治则总结为“开玄府,除甘邪”。陆灏^[26]发现2型糖尿病具有“虚、热、痰、瘀”病机特点,继承并创新于刘河间“三消论”学说,总结出“散结、濡枯、利涩”治则三法。虽然刘河间与孙一奎的思想理论发生了许多碰撞,但是对现代中医重新认识与治疗消渴具有指导意义,我们应当继承二位医家的理论,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临床实践,精益求精,开拓创新。

参考文献

[1] 刘完素.黄帝素问宣明方[M].宋乃光,校注.北京:中国中医药出

版社,2007.

[2] 刘完素.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M].宋乃光,校注.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

[3] 刘完素.素问玄机原病式[M].丁侃,校注.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1.

[4] 张子和.儒门事亲[M].邓铁涛,赖畴,整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

[5] 孙一奎.医旨绪余[M].韩学杰,张印生,校注.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8.

[6] 孙一奎.赤水玄珠[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6.

[7] 秦越人.难经[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4.

[8] 邢玉瑞.太极范畴与命门学说的形成——命门学说发生学研究之三[J].陕西中医学院学报,2004,27(3):4-6.

[9] 王鹏,洪靖,王炜.宋元理学对孙一奎命门动气说的影响[J].陕西中医药大学学报,2017,40(5):16-18.

[10] 何伟,胡勇,佟雅婧.玄府虚闭与晚期恶性肿瘤多器官功能衰竭[J].陕西中医药大学学报,2022,45(3):38-41.

[11] 卫培峰,高宗强,郭剑.慢性肾功能衰竭之中医病因病机浅析[J].陕西中医学院学报,2003,26(3):11-12.

[12] 周鹏飞,李彤寰.从三焦与玄府气液理论谈消渴[J].四川中医,2016,34(9):20-21.

[13] 刘琼,陶春晖.刘完素建构在玄府学说下的脾胃观[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9,25(9):1192-1194.

[14] 黄英志.论刘河间辨治消渴的学术主张与贡献[J].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1994,17(3):5-9.

[15] 余赞楠.刘完素阳气怫郁学说的文献研究[D].济南:山东中医药大学,2023.

[16] 杨玉涵,王思成,吴宏辉,等.基于相火妄动理论探讨消渴病证治[J].北京中医药,2022,41(7):758-761.

[17] 蔡成森,陈蕾,王琨.命门探骊[J].陕西中医学院学报,2015,38(4):11-13.

[18] 王玉凤,吴元洁,谭辉,等.孙一奎辨治消渴临证方药特色探析[J].贵阳中医学院学报,2018,40(4):10-13.

[19] 国家药典委员会.中国药典[S].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20:1-393.

[20] 方莉,李达,董佳兵,等.孙一奎命门动气学说浅析[J].中医临床杂志,2012,24(12):1223-1224.

[21] 丁光迪.金元医家论命门[J].安徽中医学院学报,1982,1(4):40-43.

[22] 袁代昌,袁玲,南征,等.《中华医典》治疗消渴用药规律挖掘研究[J].中医药临床杂志,2022,34(2):279-285.

[23] 杨辰华.刘完素玄府气液理论与消渴病治疗思路[J].辽宁中医杂志,2006,33(9):1094-1095.

[24] 李磊磊,段建雪,陈浩炎,等.从中医圆运动的角度探讨消渴病火不归原[J].云南中医中药杂志,2016,37(7):17-20.

[25] 吴长汶,杨小婷,陈淑娇,等.从“甘邪”与“玄府”探讨消渴病的因机证治[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6,31(5):1547-1550.

[26] 刘瑜颖,陈清光,许嘉慧,等.陆灏教授治疗2型糖尿病经验探讨[J].中国医药导报,2021,18(24):120-123.

(编辑:蒲瑞生)